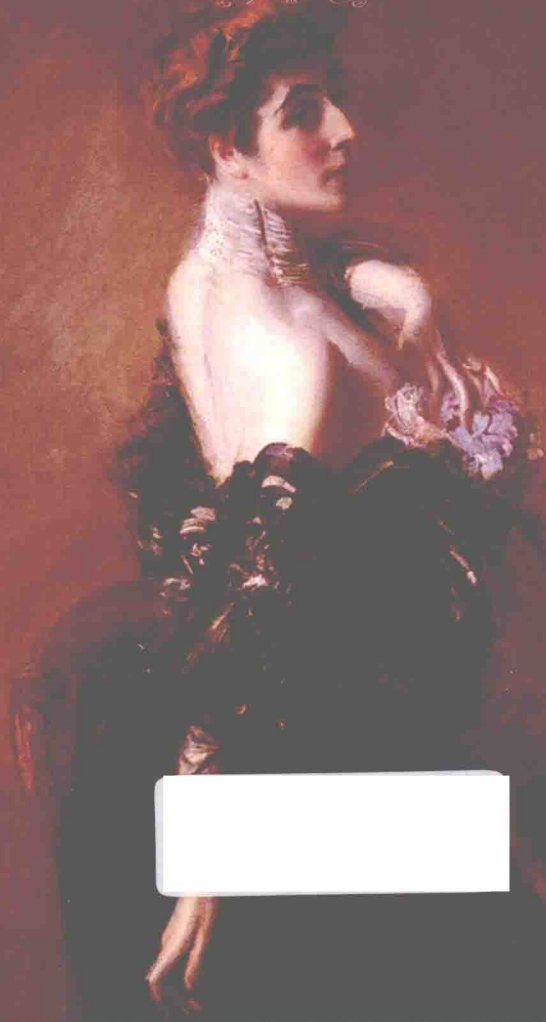


世界名著译文库

柳鸣九 主编



福楼拜集 01 谭立德 编选

包法利夫人

〔法国〕福楼拜 著 李健吾 译

上海三联书店



福楼拜集 谭立德 编选

包法利夫人

[法国] 福楼拜 著 李健吾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包法利夫人 / (法) 福楼拜 (Flaubert, G.) 著; 李健吾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4.5

ISBN 978-7-5426-4499-2

I. ①包… II. ①福…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20660 号

包法利夫人

著 者 / [法国] 福楼拜

译 者 / 李健吾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王倩怡

特约编辑 / 史会美 余启凡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监 制 / 吴 昊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印 刷 /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 × 960 1/16

字 数 / 216 千字

印 张 / 26

ISBN 978-7-5426-4499-2/I · 804

定 价: 29.80 元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编委会

主 编 柳鸣九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守仁 史忠义 宁 瑛 冯季庆 冯 威 朱 虹

刘文飞 李辉凡 陈众议 陈绍敏 罗新璋 贺鹏飞

倪培耕 高中甫 黄 梅 谭立德

主编助理 赵延召 乌尔沁 张晓强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柳鸣九

我们面前的这个文库，其前身是“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或者说，现今的这个文库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前一个书系为基础的，对此，有必要略作说明。

原来的“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是明确以社会文化积累为目的的一个外国文学编选出版项目，该书系的每一种，皆以一位经典作家为对象，全面编选译介其主要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资料，再加上生平年表与带研究性的编选者序，力求展示出该作家的全部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整体的一个最佳缩影，使读者一书在手，一个特定作家的整个精神风貌的方方面面尽收眼底。“书系”这种做法的明显特点，是讲究编选中的学术含量，因此呈现在一本书里，自然是多了一层全面性、总结性、综合性，比一般仅以某个具体作品为对象的译介上了一个台阶，是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层次，社会需要所促成的一种境界，因为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

我之所以有创办精选书系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专业是搞文学史研究的，而搞研究工作的人对综合与总结总有一种癖

好。另一方面，则是直受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的直接启发，这套书其实就是一套规模宏大的精选集丛书，已经成为世界上文学编选与文化积累的具有经典示范意义的大型出版事业，标志着法国人文研究的令人仰视的高超水平。

“书系”于1997年问世后，逐渐得到了外国文学界一些在各自领域里都享有声誉的学者、翻译家的支持与合作，多年坚持，惨淡经营，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努力，总算做到了出版七十种，编选完成八十种的规模，在外国文学领域里成为了一项举足轻重、令人瞩目的巨型工程。

这样一套大规模的书，首尾时间相距如此之远，前与后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衡、不完全一致、不尽如人意是在所难免的，需要在再版重印中加以解决。事实上，作为一套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特点的文化积累文库，在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社会文化需求面前，也的确存在着再版重印的必要。然而，这样一个数千万字的大文库要再版重印谈何容易，特别是在人文书籍市场萎缩的近几年，更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出版家都会在这样的一个大项目面前望而却步，裹足不前，尽管欣赏有加者、啧啧称道者皆颇多其人。出乎意料，正是在这种令人感慨的氛围中，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老总贺鹏飞先生却以当前罕见的人文热情，更以迥然不同于一般出版商的小家子气而真正出版家才有的雄大气魄与坚定决心，将这个文库接手过去，准备加以承续、延伸、修缮与装潢，甚至一定程度的扩建……

于是，这套“世界著名译文库”就开始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当然，人文图书市场已经大为萎缩的客观现实必须清醒应对。不论对此现实有哪些高妙的辨析与解释，其中的关键就是读经典高雅人文书籍的人已大为减少了，影视媒介大量传播的

低俗文化、恶搞文化、打闹文化、看图识字文化已经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而在大为缩减的外国文学阅读中，则是对故事性、对“好看好玩”的兴趣超过了对知性悟性的兴趣，对具体性内容的兴趣超过了对综合性、总体性内容的兴趣，对诉诸感官的内容的兴趣超出了对诉诸理性的内容的兴趣，读书的品位从一个层次滑向下一个层次，对此，较之于原来的“精选书系”，“文库”不能不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与变通，最主要的是增加具体作品的分量，而减少总体性、综合性、概括性内容的分量，在这一点上，似乎是较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后退，但是，列宁尚可“退一步进两步”，何况我等乎？至于增加作品的分量，就是突出一部部经典名著与读者青睐的佳作，只不过仍力求保持一定的系列性与综合性，把原来的一卷卷“精选集”，变通为一个个小的“系列”，每个“系列”在出版上，则保持自己的开放性，从这个意义上，文库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容与拓展。而且，有这么一个平台，把一个个经典作家作为一个个单元、一个个系列，集中展示其文化创作的精华，也不失为社会文化积累的一桩盛举，众人合力的盛举。

面对上述的客观现实，我们的文库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我想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自称继承了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并已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华大国，一个城镇化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一个中产阶级正在日益成长、发展、壮大的社会，是完全需要这样一个巨型的文化积累“文库”的。这是我真挚的信念。如果覆盖面极大的新闻媒介多宣传一些优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从盈富的财库中略微多拨点儿款在全国各地修建更多的图书馆，多给它们增加一点儿购书经费；如果我们的中产阶级宽敞豪华的家宅里多几个人文书架（即使只是为了

装饰)；如果我们国民每逢佳节不是提着“黄金月饼”与高档香烟走家串户，而是以人文经典名著馈赠亲友的话，那么，别说一个巨大的“文库”，哪怕有十个八个巨型的“文库”，也会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这就是我的愿景，一个并不奢求的愿景。

2013年元月

完美的福楼拜

谭立德

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震撼了整个欧洲。到了十九世纪，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之间的较量反复、持续地进行着，政治事件层见叠出，法国处于动荡不安的局势。在这动荡的年代，法国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中，各种思潮、学说、流派、主义应运而生。在占有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法国文学空前活跃和繁荣，开始了它历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在这星光璀璨的文坛里，福楼拜无疑是其中最为光彩夺目的星星之一。

1821年12月13日，居斯塔夫·福楼拜出生于鲁昂的一个医生世家。祖父是名兽医，父亲是鲁昂市立医院院长兼外科医生，母亲也是一位医生的女儿。他的童年虽然可以说无拘无束，但医院的环境养成了他严肃、冷峻的性格。父亲指定长子习医，以继承自己的事业，安排次子居斯塔夫学习法律。可是，居斯塔夫·福楼拜自幼喜爱文学，还常常和小同学一起玩演戏的游戏。1832年进入鲁昂中学，两年后，十三岁的福楼拜便开始编辑一份手抄的报纸《艺术和进步》，并撰写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玛格丽特·勃良第之死》。到他1840年通过中学会考之前，

他已经写下十多篇小说，显露了这位少年作者出众的文学才华。在中学时代写作的小说中，《狂人回忆》（1838）是一篇自传体小说，既回忆了美好的童年生活，也记叙了他十六岁时对一位二十八岁的少妇所萌生的恋情。这一奇妙而纯真的恋情，在他稚嫩的心灵激起了不小的波澜，甚至永生不能忘怀，后来在长篇小说《情感教育》一书中又做了描写。

1841年，按照父亲的意愿，福楼拜到巴黎大学注册学法律。不过，他对于法学并没有什么兴趣，而是念念不忘他钟情的文学，第二年就写出了中篇小说《秋之韵》（又译《十一月》），并开始创作《情感教育》。不久，因神经系统疾病的发作，父亲只得让他放弃法律学业。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文学创作。1846年，父亲病故后，他同母亲一道住在鲁昂郊区的克罗瓦塞。在这风景明媚的小村镇，福楼拜勤于笔耕，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

还在中学上学时，福楼拜就爱好旅行，并写下大量的旅行笔记。旅行为他带来灵感，并为日后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在他妹妹结婚那一年，福楼拜全家与新婚夫妇一起外出旅行，在意大利的热那亚，勃鲁盖尔的同名绘画使他萌发了写作《圣安东尼受试探》（又译《圣安东尼的诱惑》）的激情。1847年，福楼拜偕好友杜冈到布列塔尼和诺曼底地区游览，使他对当时法国社会的现实状况获得了深切的感性认识。

1848年2月，震惊法国朝野的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福楼拜闻讯，立即同另一位好友布耶一起赶往巴黎，亲眼目睹当时发生的种种情景，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因此，在他后来再次撰写《情感教育》时，有关1848年革命的描述，尤其显得真实、生动。由于对社会现实深为不满和失望，翌年，福楼拜写完《圣安东尼

受试探》后，便同杜冈一起离开法国，到近东旅行。他们经马耳他，到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土耳其、希腊、意大利等地进行了将近两年的旅行。这次旅行开阔了他的视野，异国悠久的文明和别具一格的风光，使福楼拜激赏不已。

回国后，福楼拜开始投入第一部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的创作。这期间，他同路易丝·高莱持续八年的恋情，终因双方志趣相异，宣告中断。福楼拜终身未婚。1856年4月，凝聚了作家的心血和理念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完成。同年10月开始，经大量删改后在《巴黎评论》上连载。但小说显示出来的锋芒，激怒了当局，福楼拜因此受到官方的指控，罪名是有伤风化。经过两个月的诉讼，法庭宣告此书不是诲淫作品。翌年，全书面世。《包法利夫人》的出版使福楼拜声名大振，奠定了他在法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不过，这场获胜的官司和小说取得的巨大成就，并未减轻福楼拜经受的心理压力。以后几年，他放下现实题材，转向创作古代题材的小说，着手撰写小说《萨朗波》（1862）。这部小说当时的题名为《迦太基》，为了把书写好，福楼拜特地奔赴北非，在古代迦太基的遗址实地考察了四天。小说面世后，获得广泛好评。1863年起，福楼拜又回到依然深深吸引他的现实题材上来，致力于写作他第二部长篇小说《情感教育》，对年轻时撰写的《情感教育》做了彻底的改写。六年后，《情感教育》面世，但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于是，福楼拜着手修改《圣安东尼受试探》（1874），并撰写了一部不甚成功的剧本《候选人》（1874），同时，构思第三部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布瓦尔和佩居榭》。1875年至1876年间，福楼拜同乔治·桑发生文学论争。这场论争使得福楼拜写出了《三故事》（1877）中的《一颗简单

的心》。

晚年，福楼拜的心情愈加忧闷、孤僻，健康状况愈益恶化，他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但始终执着于小说创作。1880年5月8日，福楼拜走完了他不寻常的文学创作旅程，逝世于克罗瓦塞。他的未完成小说《布瓦尔和佩居榭》在他身后第二年面世。

福楼拜生活在法国浪漫主义盛行的时期。童年时，他最崇拜的作家是维克多·雨果，因而，在他早期创作的小说里，常常闪现出浪漫主义色彩。1836年，福楼拜跟随父母到特鲁维尔度暑假。一天，在海滨散步，他遇见了一位神秘而忧郁的女人，便狂热地爱上了她。两年后，这个默默单恋的少年，怀着浪漫的情感，真实地叙述了这份痴迷的激情和忧郁的情怀，写成了一篇自传体小说《狂人回忆》。1842年撰写的《秋之韵》可以说是他早期创作的终结。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孤独、苦闷的年轻人急切地渴望领略爱情的滋味，然而，他邂逅相遇的却是个妓女，分手以后，年轻人对妓女依然无法忘怀，最终忧郁而死。整篇小说充溢着苦涩、悒郁的氛围，抒发了福楼拜的忧思愁怀。

由于自小生活环境的影响，福楼拜对科学有着特殊的偏爱，因而，在他的小说中，也不乏惊人的真实描写。他的外甥女，高芒维勒夫人在她的《回忆录》里曾这样谈到他：“从他的父亲那儿，他接受实验主义的倾向，对事物观察缜密，为了了解最小的细节而花费许多的时间，他具有认识一切的爱好。他的母亲给他留下了易于感受的心性，几乎女性的温情，洋溢于他伟大的胸臆……”作为一名作家，不妨说，福楼拜既具有敏锐的感觉、丰富的感情，又有如同医生一般的冷静、理智的性格。1850年，福楼拜在出国旅行途中，阅读了奥古斯特·康德的《实证哲学》

一书。实证哲学的学说对福楼拜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第二年，归国后，他着手第一部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的创作，那就是《包法利夫人》。这时，他改变了创作路子。

实证主义融入了福楼拜的创作观念。浪漫主义色彩从他的作品中淡出，以艺术和科学的融合为基础的写实主义，成为他的创作的主潮。1852年，福楼拜在给路易丝·高莱的信中这样写道：“……越往前，艺术越要科学化，同时科学也要艺术化。二者从底部分手，又在顶尖结合。”他认为，小说是生活的科学形式，因此，他要运用科学的方法来观察事物，描绘一切，剖析人生。1857年，始于1851年的《包法利夫人》面世。这部写实主义杰作分三卷。上卷共九章，中卷有十五章，下卷十一章。小说的副标题是“外省风俗”。女主人公爱玛是外省富裕农家的女儿，从小被送到修道院接受贵族化的教育。长大成人后，嫁给市镇医生包法利。然而，修道院里的教育使爱玛成为一个爱慕虚荣、游手好闲的女子，她向往所谓高雅奢华的生活，而浪漫主义文学的熏陶则使她满脑子充斥着诗情画意、风花雪月。爱玛对小镇的平淡无奇的生活和平庸无能的丈夫心生厌倦，憧憬着虚幻的爱情。她先后有两个情人，第一个情人是个品质卑劣的乡绅，第二个情人是个自私怯懦的见习生。两个情人都弃她而去，爱情的幻影破灭了，而爱玛则因为靡费的生活而债台高筑，最终，她走投无路，服毒自尽。

《包法利夫人》的出版，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法国社会引起不小的风波。这部小说通过一个女子的悲剧，鞭挞了腐化堕落的资产者社会。爱玛本是个普通的农家姑娘，修道院的教育毁坏了她的品格，她一心向往贵族社会的“高雅”，浪漫主义文学使她对爱情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在她居住、生活的城镇里，

周围的人都是那么庸庸碌碌。对这种平淡、沉闷的生活的厌倦，更促使她要寻求“幸福的爱情”。于是，渐渐地，她的灵魂堕落了。然而，她遇人不淑，先后两个情人都抛弃了她。更可悲的是，高利贷者敲诈她，她求助的律师更要趁火打劫，现实生活一步步把她逼到绝境。如果说，爱玛的堕落是因为贵族教育和消极浪漫主义文学熏陶的结果，那么，她的毁灭则是冷酷的社会造成的。福楼拜并不是简单地把爱玛描写成一个堕落淫荡的女子；这是一个幻想过多的弱女子，但是，在她的身上却表现出强烈的反抗意识，她不甘心在这平庸狭小的城镇里度过平庸的一生一世，不甘心与自己碌碌无为、感情贫乏的丈夫厮守终身，而她的悲剧也正出于此；她周围的人并不比她高明多少，正是这一个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逼她走上死路。福楼拜以冷峻、客观的笔触，勾画出一个个鄙俗、自私的“正人君子”，把批判的锋芒直指法国当时所处的社会现实。小说对社会的深刻揭露激怒了第二帝国当局，因此，作者受到指控，作品被斥为诲淫诲盗。然而，福楼拜对小说创作的革新却赢得文坛的一片赞扬。声望卓著的资深批评家圣勃夫，读了《包法利夫人》后，立刻发表书评，高度评价这部“处处打着它出现的那个时代的标记”的作品，他写道：“我相信看出一些新的文学的标志：科学、观察的精神、成熟、力量和一点严酷。”文坛名宿波德莱尔在《艺术家》杂志发表文章，给予小说热情的称赞，说“这本书本质上是一本富于启发性的书，可以使人写出一大本评论的著作”。在他看来，爱玛“的确是崇高的，她尤其值得怜悯”。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马克思－埃威林认为，这是一本“完美无缺”的书，“在文坛上产生了类似革命的效果”。左拉更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新的艺术法典写出来了。《包法利夫人》的清澈与完美，让这部小说变成

同类的标准、确实的典范。”批评家布吕纳介在福楼拜身后，对他的创作进行全面评价时，强调指出：“在法国小说史里，《包法利夫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说明某些东西的结束和某些东西的开始。”

福楼拜开始创作《包法利夫人》的时候，巴尔扎克刚刚去世，他写信给好友布耶表示沉痛的哀悼之余，也表示了对当时小说的批判现实主义手法的不满足。福楼拜认为，巴尔扎克“是个了不起的人，曾经透彻了解他的时代。他曾经对妇女有过深刻的研究，不料一结婚，就故世了。而他熟悉的社会，也开始瓦解。路易·菲利普一去，有些东西跟着一去而不复返。如今该唱唱别的歌了”。诚然，福楼拜同其他现实主义作家一样，视文学为反映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他追求表现真实的艺术，在他看来，“一件东西只要真，就是好的”，“艺术应当真实才是”，“丧失了真实性，也就丧失了艺术性”。但是，他并不墨守成规，步人后尘。福楼拜以独创的艺术手段写下了这部传世之作。

福楼拜写作《包法利夫人》的灵感源自一个真实的故事。作者父亲的医院里，有一个名叫德拉马尔的学生，他的续弦夫人嗜好小说，生活奢华；她先后遭到两个情夫的遗弃，深受刺激，而且，由于借债供自己挥霍，结果债台高筑，不得不服毒自杀，遗下一个女儿。过了不久，德拉马尔也自杀了。这是发生在1848年的事，当时的报纸曾做过报道。应该说，这个故事并无什么新奇独特之处，女主角也只是一名平庸的女子。正如福楼拜在1853年7月给他的女友高莱夫人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同时遥望着那么多庸凡的事物，全要好好地写出来……”其实，故事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家如何运用、调度和布局。福楼拜是怎样把这些“庸凡的事物”造就成有价值的艺术的呢？

福楼拜在艺术创作中遵循透彻理解现实、忠实反映生活的原则。他把故事背景放在七月王朝，但他着力刻画的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后的社会风貌。小说展示了十九世纪中叶一幅幅法国外省的风俗的画面，描绘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人物。福楼拜对于事物的观察力极其敏锐精细，善于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刻画人物的个性，各种类型的人物在他的生花妙笔下，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即使一个不起眼的渺小人物，他也能用三言两语抓住特点，使其跃然于纸上。不过，福楼拜从不承认《包法利夫人》是根据某件真实的事件而写的，因为，在他看来，这部作品不是一般的写实小说，尽管故事是真实的。他在回答卡耶多的信中这样写道：“《包法利夫人》是纯粹的虚构。这本书的所有人物全是凭空想出来的。……呈现在我眼前的只是些个人，可是我所要写的，却是些典型人物。”他笔下的爱玛不只是一个失足的女子，更是受尽资产阶级社会凌辱和摧残的女性，她一生的梦想、追求、痛苦和遭遇都有着时代的烙印；她周围的人物，郝麦、罗道耳弗、赖昂、包法利等等，无一不是某一方面的典型人物。

福楼拜毫不隐讳他“为了故事更加易于了解和有趣起见，而创造了一个接近人性的女主人公，一个通常所见的女人”。为了塑造这个“通常所见的女人”，作家十分注重环境的铺陈。但是，他绝不孤立地描写环境，而是把环境描写和人物塑造糅合在一起，常常通过人物的视线所摄取的景物来映衬人物的精神变化，让人和景同样处于动态中，互为因果。

然而，《包法利夫人》之所以成为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在于它的纯客观的艺术表现。福楼拜认为，小说家的态度，应该同科学家一样，是客观的。在他看来，“艺术不是用来描写例外的事物”，应该还事物以本来的面目。他在给乔治·桑

的信中写道：“说到我对于艺术的理想，我以为就不该暴露自己，艺术家不该在他的作品里露面，就像上帝不该在大自然里露面一样。”在《包法利夫人》中，福楼拜始终置身于作品之外，笔触客观而冷峻，绝不流露自己的感情，更不会发表议论或介入主人公的生活。这是他与以往的现实主义作家最大的区别。为此，法国当代文学评论界把福楼拜奉为现代小说的先驱。他这种“纯客观”的艺术手法，对十九世纪后期的唯美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生成具有极大影响。当代文学批评家、巴黎大学教授布吕奈尔在他的《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史》中这样评论福楼拜：“与他的同代人正好相反，他并不从他自身中找到作品，而在作品中找回自己。”这是再恰当不过的评价了。

《情感教育》是福楼拜第二部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福楼拜在1843年至1845年间，撰写了《情感教育》。到1867年，他重新改写，无论内容和结构都做了彻底修改。小说的副标题是《一个青年的故事》。故事以四十年代的巴黎为背景。作者叙述了主人公弗雷德里克·莫罗从青年到中年的际遇。出生于外省一个中等资产阶级家庭的莫罗，是个好幻想、惰性重、碌碌无为的人。他来到巴黎上大学。一天，他偶遇画商阿尔努夫妇，对阿尔努夫人一见倾心。后来，又结识了交际花罗莎奈特，但是，他又眷恋着阿尔努夫人。为了跻身于上流社会，他又追求党布罗斯夫人，当党布罗斯夫人觉察到他心怀二意，同他绝交后，他又想返回家乡，去找曾迷恋过自己的姑娘路易莎，可是，路易莎已经成了别人的妻子。他只得孤单地独自一人生活。

这部小说描写了1840年到1867年长达二十多年的法国社会生活。这期间经过了1848年的革命、临时政府、1851年的政变，可谓风起云涌，跌宕起伏。《包法利夫人》写的是简单的环境里